國朝寶鑑 廿五

純宗朝

共廿六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六

純宗朝一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體聖凝命欽光錫慶
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
諱玜字公寶庚戌六月十八日丁卯誕降
于昌慶宮之集福軒在位三十四年甲午
十一月十三日甲戌昇遐壽四十五葬仁
陵在交河
正宗大王二十四年庚申六月己卯二十八日
正宗大王昇遐于昌慶宮之迎春軒越六日

甲申 王世子即位于昌德宮之仁政門尊
睿順聖哲莊僖惠徽翼烈明宣綏敬王大妃
為大王大妃 王妃為王大妃告廟受賀頒
教大赦 綏嬪朴氏寔誕 上即日以 正
宗命 王大妃取以子之定號元子方在娠
宮中有夢龍之瑞 綏嬪神彩比常時益清
已知為大慶之兆誕彌之辰虹流廟井瑞彩
煥爛都人士女奔走詫視及誕降覃訏岐嶷
隆準龍顏方口重頤同符 正廟正廟臨視
喜甚曰是兒福祿非吾比也二歲之至日

正廟嘉添齡賜新曆 上在抱披覽有與屛
上字相同者輒拈指之八歲行諭善相見禮
講讀有程庚申春正月冊王世子仍行冠禮
周旋中規禮儀可象禮既成陪駕謁廟宮
正廟命捲簾使士民仰覩 上坐屹然若巨
人顧眄有度羣情胥慶及 正廟禮陟 上
冲年恤宅宗動罔違禮哀戚過之羣下進見
語及 先王輒泫然流涕掩抑失聲國人服
其至孝用國朝舊典 大王大妃垂簾同聽
政事大小 上皆稟決焉〇秋七月 上命

政院代草諭右贊成宋煥箕大司憲李直輔前諮議宋穉圭使之造朝○八月玉堂聯劄請開講曰冲齡緝熙之工尤宜惜陰禮經有未葬讀禮之文古之孝子固未嘗因喪廢學英廟甲辰公除纔過即行召對 大行朝丙申公除數日命講禮記此豈非我 殿下所當鑑法者乎 上優納之○命內閣印進翼靖公洪鳳漢奏藁教曰我 大行朝親自手編行將印頒于世者也待畢印以其書致祭于祠宇○九月掌令吳翰源疏曰臣聞城西

古刹有巫稱薦福僭設鹵簿之儀傳說甚駭
成廟違豫巫女祈禱於近泮之地章甫逐之
聖教若曰士氣如此予疾若瘳士林至今莊
誦今當一初清明之日如此不經之事益加
痛禁焉答曰方令內司嚴查痛禁巫輩令攸
司捜捕遠逐臺閣有此言予喜之○冬十一
月葬 正宗大王于健陵○尊 正宗大王
為世室上護軍宋煥箕疏曰洪惟我 先王
以上聖之姿當君師之位臨御二紀治教休
明遠溯堯舜之道孔孟之學而其所標準必

自朱子始窮天人性命之原與詩書禮樂之
教餘事文章自成渾灝所著述爲羽翼經傳
扶正學以熄邪說明淑慝以靖世道正大之
規純粹之行皆可以模範百世若其立仁義
之道使天理明而人心正天叙勅而五典惇
實惟繼述我 孝廟志事至於初元昭訓揭
如日星一部明義炳若春秋維功與德誠無
間然尊尚德美加隆廟儀允爲有國之縟舉
我 先王不祧之禮恐不俟百年而議定也
在昔 肅廟朝臣先祖時烈建言請 孝廟

世室遂定隆典 先王盛烈克配 聖祖則豈非今日所可仰述乎答曰 先大王世室之請詢于大臣僉議攸同卿之追先以鞏極為感歎○命壯勇營所管兩西穀作錢關西十四萬一千餘緡海西四萬四千餘緡特付之該道民庫○追奪洪國榮官爵○施北青等邑渰死人恤典仍命該倅祭之海上

辛酉

元年春正月命度支今年經費取用於壯勇營○正宗御真初奉安于顯隆園之齋室至是建殿移奉于行宮之左號曰華寧○罷

内奴婢寺奴婢仍命内司各宮房各司奴婢案燒火于敦化門外教曰宮寺奴婢之欲罷先朝意也予當繼述其令壯營給代仍令文任代撰綸音曉諭内需司各道奴婢咸興永興兩本宮屬奴婢毓祥宮宣禧宮明禮宮壽進宮於義宮龍洞宮寧嬪房各道奴婢合三萬六千九百七十四口案冊一百六十卷宗廟署社稷署景慕宮耆老所宗親府議政府儀賓府敦寧府忠勲府尚衣院吏曹户曹禮曹刑曹義禁府都摠府左右巡廳壯勇營内侍府掌隷院司諫院成均館弘文館藝文館宗簿寺内贍寺司饔院侍講院翊衛司司圃署中學東學南學西學各道奴婢合二萬九千九十三口案冊一千二百九卷○命藥房各道別卜定海錯果實諸種自今永除○西洋學漸

滋蔓乃大行鋤治誅其沈溺之尤者改悔者宥之仍命諸道常加糾禁逐月登聞著爲式
周文謨本以蘇州人隨使行潛来誑誘男女設法教習令軍門梟示警衆黄嗣永酷溺邪術邀来文謨及逮捕知機亡命潛懷不軌寫出帛書有請来海船之謀將欲傳送洋人其排布非諸賊比用大逆律○秋七月印頒
正宗御定四部手圈○九月命文正公宋時烈追配臨漳書院因畿儒䟽請也院即朱子俎豆之所兼奉
正宗所編兩賢傳心之錄

正宗御製序文曰我朝之有先正猶宋之有朱子也心法所同天地尚不能違况於人乎靖世道息邪說未必不有賴於此○冬十月有雷異减膳責躬教曰冬月之雷灾異也惟予冲人仰庇我　慈聖洪休尚賴二三大臣之老成夙夜兢兢不敢知天之命哲在我初服乃於收藏之節忽有殷殷之響天之示警必有厥咎惕然悚懼無以為喻

壬戌二年春正月命罷壯勇營教曰壯營將撤罷矣追念昔日予心當作何如仍命校吏之

逋負營貨者並蕩之 大王大妃以營財欲付內帑 上曰營既罷矣庫儲何必留之內府 大王大妃乃命凡有庤胥一歸之大農○二月嶺南伯以宜寧縣倉舍及民家失火馳啓 上遣籌司郎慰諭飭道臣措劃顧恤使方農之民得以奠接 上聞燼餘穀將散糶民戶特命蕩之曰可矜哉民情也○夏四月命召對停講之時依古規條進故事講退後如有申奏餘意者并錄以進○命故相臣洪命夏賜享沂川書院○命壬寅死禍人金

龍澤李喜之李天紀沈尚吉鄭麟重特賜褒
贈錄用後孫宮人墨世贖還舊第移旌其門
○五月 正宗大王將祔太廟大臣遵舊典
請上 大王大妃王大妃尊號 上亦縷縷
仰勉 王大妃以 先朝不受尊號拒不許
至於却膳涕泣 大王大妃亦不肯受諺教
筵諭辭旨懇惻大臣以為典禮雖重順志為
大只上玉冊金寶○六月飭諭觀象監及諸
道臣外史官凡屬灾異無論大小隨即登聞
○秋八月命閣臣承史每年四孟朔奉審奉

謨堂○祔太廟禮成教曰賀儀已舉其在繼
述之道當仰體昔日愛民如子之盛德仍命
八道舊羅及貢人舊遺在市民徭役懸房贖
並依戊戌年例蠲減○九月命故太學生尹
志述配享四賢祠○冬十月有雷異減膳三
日令大臣言責之臣悉陳修省之要○冊金
氏為王妃御仁政殿受羣臣賀頒赦中外命
貢人舊遺在及諸道擬劣米依己卯例蕩減
市民徭役懸房贖依庚申例除減○遣承旨
致祭于故相金昌集祠版承 慈教也○十

一月行賀禮于仁政殿以疹候平復也

癸亥三年春正月御進講講詩燕燕　上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豈非今日君臣上下所當交勉處乎知事金祖淳曰　聖教及此不覺欽仰○二月教曰春寒無異冬沍雨雪殆無虛日嗟我貧民豈能免桂玉之歎四山風落自枯之木雖不宜輕許斫伐民既困甚散而廣濟有何不可其令各營斫出以救都下薪貴之患工曹參議朴命爕疏言都城四山非比郊鄗澤藪之與芻蕘共者也大庇之惠

恐未能遍及而禁伐之法必從以漸弛乞寢成命答曰京山風落之許賣古亦有之爾或不知乎凡物既賤則所被自廣豈必如是較計然爾言可謂舉職極庸嘉尚○閏月命禁宮房衙門庄土陳告之習守令之入於繡啓者殿最居下者錄成冊子以備省閱申嚴貪吏廢錮之法○夏四月平壤府民家失火延燒千餘戶命蠲蕩其戶糴身役無役者代給穀物遣史官徐有恂慰諭災民飭道臣結搆奠接之方既而咸興府民家失火之啓又至

教曰被灾既倍於關西人命致傷過十餘其
爲驚心錦王靡安又命內局進上鹿背停封
與內下丹木一萬斤胡椒二千斗逐戶均排
每戶給米一斛燒死人原恤典外加給一斛
並蠲蕩戶糴身役又命停進獻物膳飭道臣
具給家材差校理洪奭周慰諭御史馳往慰
諭○詣文廟行酌獻禮試文武科賞泮堂齋
任教曰初行釋菜竊寓入學之義也○左議
政徐龍輔啓言向奉 慈教矣法從軍卹之
差陵園墓享官者令大農量道里給盤纏

上從之仍命獻官軍啣人亦如之○秋八月
詣健元陵元陵親祭遣知敦寧府事李彦植
致祭于 德興大院君墓以墓所之密邇於
輦路也○遣禮官致祭于道峯石室兩書院
○命故相臣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特施不
祧之典○命遣官致祭于文忠公鄭夢周祠
版録其孫○冬十月特下丹木三千斤胡椒
三百斗于沁都補賑資○十二月御進講
上出示御製純齋課程仍命領事徐龍輔讀
君德篇曰懋德曰孝親曰敬天曰法祖曰愛

民曰用賢曰節財曰勤政曰恭儉曰愼微凡
十條目龍輔仰請課程之義　上曰非課讀
之謂也近於台對講綱目若有格言或立論
而有所撰述也○御製有君道篇　上自警
之語也其目有八一曰敬天二曰愛民三曰
愼祀四曰篤孝五曰節儉六曰任賢七曰納
諫八曰愼刑其敬天曰敬天無過於誠誠則
實人君欲法天爲治捨誠何以哉古人言天
之警告人君如父責子警卽是愛也　英廟
五十年御極以敬天二字存心嘗於大風雨

又日氣乖和時雖夜必整冠危坐告左右曰或予有過失而致此警告乎仍潛為口祝之辭皆自警也靜攝中頻接臣僚於卧内語及於天輒扶起以致敬予小子夙夜繼述哉其

愛民曰　列聖相承以愛民為國家之法民者至愚而神人君處於九重之中行仁義無私則民歸君之所行毫釐未盡則民畔民歸民畔如水之流莫之能禦人君天之子也民君之子也赤子飢寒則其為父母者使之無飢寒凡人必侮鰥寡孤獨者無他弱也故文

王先此四者自古帝王愛民則以哀矜四者
為先故其國治矣其慎祀曰祭之以至誠則
其祖先必饗我　英考暨　先朝當祭享之
時雖小祀必整衣端坐撤享後始寢驗以為
常予嘗所仰覩於　先朝矣敢不繼述哉其
篤孝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天下之人捨孝不
可以為人況人君乎我　列聖至誠之孝當
養奉志臨喪哀慟　英廟當誕辰讀蓼莪章
於寶慶堂堂即　英廟誕降之堂也　先朝
事　殿宮至孝璿源殿景慕宮展拜雖靜攝

時未嘗廢之予所目覩敢不仰體予其節儉曰人君節儉然後天下亦節儉奢侈者中主之所恥聖主之所斥也粤我 列聖以節儉為家法予亦體念也其任賢曰人君不用賢則小人進用賢則小人退國之治亂係焉其納諫曰君心先正始可聽言君子之言逆君心人君以為非道小人之言順君心人君以為盡忠可不惜哉納諫之道在於虛己虛己之道在於克讓舜温恭故能受無若丹朱傲之戒平治天下予一人以述其慎刑曰刑者

聖主之不得已用也故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我 先朝當刑官奏讞反覆商量必審必
慎至夜四五鼓不就寢必思可生之道有輕
者赦之實罪疑惟輕之意也○上篤於友愛
妹淑善主下嫁也親製女訓七編女戒六章
以賜之○御進講講詩寘之初筵領事李時
秀曰此詩即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也奏未
畢 上曰若是悔過而作則似有失德追悔
之言而一篇之中初無自反之句語此非悔
過之作乃垂戒之詩也時秀曰然矣○仁政

殿災教曰藐予小子叨承堂構之責居常懍惕若不克負荷今玆回祿之告警在於践位行禮之所一則由予否德二則由予否德蘊心之餘繼以悚恧當此非常之災豈敢狃忽而自恕减膳五日避殿撤樂凡在論思諫諍之地者其悉陳厥咎以補予寡昧下綸音諭京外臣民命停明春陳賀○大王大妃教曰主上春秋長成聖質天縱德性日就聖學日進萬幾庶政可以裁察摠斷自今日撤簾

甲子四年春正月頒勸農綸音曰國以民爲本

民以農爲本農之本在勤未聞不致人力而
能致豐年也省耕補不足不奪民時長吏之
勤也俶載南畝深耕易耨民之勤也人力之
勤如此然後惟天降康貽我穰穰咨爾方伯
居留守土之臣欽哉各盡乃心食哉惟時○
御明政殿受百官賀以親總萬幾也○二月
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光獻受賀頒赦○
三月平壤府火公廨閭舍燒燼殆盡至延及
崇靈崇仁兩殿 上大驚教曰兩殿延燒旣
甚驚悚哀我無辜之箕民奠接未幾又遭酷

究何以為家何以為生差副護軍李相璜慰
諭使馳往慰撫仍奉香祝行慰安祭于兩殿
及鄉校○江陵三陟襄陽民家火延燒累百
戶死者過十人下惻怛之教以校理洪奭周
差慰諭御史遣之未幾通川高城失火之啓
又至下諭御史一體慰撫仍命蠲蕩諸邑燒
戶戶糴身役每戶給米一斛倉穀之燒燼者
並蕩之蔘錢之斂民者並停之漁船塩盆之
被燒者永免進上物膳特許停捧○關東慰
諭御史洪奭周啓言江陵高僉妻權氏原州

朴亨明妻李氏為救其姑赴焰並命請施旌
褒從之○命施忠烈公河緯地祠版不祧之
典○秋八月詣健陵顯隆園親祭○九月大
司諫朴崙壽䟽言辛酉夏權裕䟽附陳都人
以下等句語至有曲突從薪之喻語甚不道
包藏異圖請嚴鞫得情批許之曰爾言即經
常之論予所痛惡者背馳　先王之罪也及
裕徑斃三司言賊裕沮戲大婚之逆節宜追
施孥籍連章爭之　上引　正宗受教其身
已死者追施孥籍除之之文命依丙申九月

尚魯例舉行○冬十月有雷異減膳求言○
十一月命故贊善金元行參判金亮行掌令
閔翼洙判書尹鳳九不待狀議謚○右議政
李敬一啓言贈吏參朴在源戊戌一疏無愧
古之忠臣義士捐軀而衛國請加贈正卿賜
謚從之○十二月仁政殿成受羣臣賀頒教
中外
乙丑 五年春正月詣仁政殿親上致詞箋文表
裏于 大王大妃殿惠慶宮仍受賀頒赦
大王大妃寶齡周甲 惠慶宮寶齡望八也

○大王大妃金氏昇遐○二月玉堂聯劄請於公除後開講賜批從之○三月 上痘候平復將行賀儀禮堂䟽請退行於因山後議大臣儒臣教曰既是守經豈容他議依諸議退行右相議中上告不容少緩者是矣告文既已啓下仍行可也至閏六月始行賀禮頒教○前年冬議定 大王大妃尊號曰隆仁縟禮未及行至是陳冊寶于殯殿仍行頒教○秋七月行召對 上曰敬者主一無適下工何在侍讀官姜世綸曰在學問矣 上曰

經傳中言治道多矣從何着工可益於日用行事世綸曰在立志　上曰君子小人之分固難辨矣以忠言逆耳之言推之逆耳之言可知爲忠言小人則讒諂之態雖若易辨及其當着未免眛於分介何以則明辨耶檢討官李渭達曰當以忠讜諂諛辨之矣○行名對講綱目魏紀　上曰魏之所徵者如高允崔誠賢矣外此諸人果皆賢儁冠冕耶玉堂姜浚欽曰想皆知名之士矣　上曰此等人雖拾徠而不能誠心任用以高允之賢而只

為太子僚屬信用不及於崔浩外此諸人亦
不過同拜中書博士而不復進用則徵之亦
何益乎賢人無以自至雖或近在左右不知
其賢則無以盡其才何以則盡知而盡用使
野無遺賢乎浚欽曰　聖教至此不勝欽仰
○行召對侍讀官金相休曰人君御世之道
在明示好惡　上曰然漢武帝好經術則董
仲舒之徒進好文學則枚皐相如之徒進好
詼諧則東方朔之徒進好神仙則五利文成
之徒進此果係人主之好惡矣○九月奎章

閣印進　正宗御定大學類義○冬十月教

曰我國科制即治教中一事也科塲之不嚴在於有司之不得其人士習之不正亦由有司之不得其人可不慎哉仍飭該曹擇擬試

官

六年春正月命常參經筵雖非日暖自明

日入禀○上謂承旨曰以親祭時祝文讀御

諱　先朝屢蒙下教此後讀祝之際讀奏御

諱之意飭諭大祝酌酒之際欝鬯必爲滿盛

○御晝講講論語　上曰禮之用和爲貴是

禮爲體而樂爲用也以和爲貴而又以禮節之是樂爲體而禮爲用也禮主於敬樂主於和以心言之禮當爲體樂當爲用歟檢討官金相休曰誠如　聖教○三月行召對講綱目至熒惑守南斗移治東城而壓之　上曰熒惑守斗不思修德弭灾之道以治城壓之者非矣古語云一念之善景星卿雲一念之惡疾風雷雨蓋恐懼修省爲弭灾之要但此心久則易於怠忽矣○夏四月行召對　上曰君使臣以禮君臣之間不獨以嚴敬爲禮

和樂亦爲禮大抵一於敬則情志不通一於和則或近褻慢嚴敬和樂兩行不悖然後方可以爲禮○命賜金達淳死達淳拜相職請褒朴致遠尹在謙以闡揚 景慕宮容諫之德 上取覽二人上書教曰政院日記入於洗草 先朝所以仰請 英廟所以特許盖不欲以不忍見不忍提之事留其文蹟於世間也祖子孫自是一體 英廟先朝所不忍者若施褒贈非但如有得罪恐負 兩朝聖意刑曹參判趙得永上疏討之兩司合啓請

按律 上曰宋朝寬仁不戮大臣我朝亦不以罪關義理盡置大辟及賓廳屢啓始許之○左議政李時秀啓言我朝專以士大夫立國雖罪犯惡逆支屬婦女如法連坐而已未嘗僇辱近來連坐婦女發配前拘囚該部或捕廳此法典所無此後應坐者宜令自其家發配永為式從之○五月行召對講國朝寶鑑至 世宗朝論刑獄事 上曰刑獄得情難而失中易刑獄之官拘於文法雖知其寬而不敢為屈法原恕之論何以則於文案之

中能察其寃狀耶古語曰臯陶曰殺帝曰宥
盖謂臯陶主於殺而張釋之之為廷尉乃欲
寬恕於驚蹕盜器之罪况臯陶之賢者乎宥
過無大罪疑惟輕即臯陶賛舜之言則臯陶
亦未嘗不依於寬厚矣以今觀之每拘文法
輒稱鐵案所謂鐵案者何等獄情也閣臣洪
奭周曰一登録啓謂之鐵案矣臣嘗覩 先
朝每於暑節必行審理歲以為課取京外文
案反覆詳究竟日達夜 玉色無倦雖已承
欵已結案不容移易之案無不起疑於無疑

求生於必死一經御覽幽寃必伸實與天地同其大矣 上曰不但殺獄而已或有聽斷不明而滯囚之類則此安得不召傷和氣乎又教曰惟我 世宗朝聖德治功可謂三代以後初有猶以果斷事機不及古人為言此固 聖心之謙抑而後辟之果斷必多不及尤可不惕然加警乎後世之人果斷固不及古人當於其不及處勉勉加工以求企及若以不及古人為當然底事而不復加勉豈所謂舜何人予何人之意哉奭周曰 聖教誠

至當 上曰古語云人君千年而遇一相人臣千年而遇一君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如光武之於鄧禹亦不多見矣有臣而無君者固多有之世或稱有君無臣此言何如也奭周曰有君無臣之歎古或有之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寧有不得一人之理耶亦其求之之不至好之之不篤 上曰甘露降白鵲見前此亦有祥瑞而 世宗朝謙挹不受矣夫或有灾化爲祥亦有祥反爲灾如上番所陳朝著清平百姓安謐是爲上瑞云者其言果好

大舜之世有景星卿雲之瑞而百工相和而
歌舜亦受之以為瑞乎虞周曰只言百工之
相和而未聞其進賀於舜矣 上曰用度之
有節家為不易加斂預徵之弊古猶如此而
況今日乎何以則無濫用之弊耶玉堂李魯
益曰濫用之弊實由於奢侈 上曰非但奢
侈凡不急之費無用之作初非必有意於奢
侈而自歸於用度之無節者亦多古語云宮
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四方全
匹帛又云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奢儉之

風多係導率之如何用度無節之弊固不敢
曰無之反求諸己未嘗不以侈靡爲戒而侈
風之日滋如此抑或不知之中亦有甚焉者
乎○行台對講國朝寶鑑至 文宗朝憲臣
上䟽開言路 上曰上澤下流下情上達此
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然自古以來泰之時
常少否之時常多人君孰不知虛受嘉納之
爲美歷數方冊雖中主以上鮮有不以爲難
者何以則能盡虛受開納之道歟歷代人主
莫不欲治安而不能使言路得通或知言路

之當開而不能使臣下敢言可皆一一指陳
洪奭周曰　聖教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非
但忠言雖狂率愚妄不中理者曲恕並容然
後可謂屢受　上曰爵位國家之公器爲人
主者當公天下之好惡與天下共之公一國
之好惡與一國共之○行名對講國朝寶鑑
上曰古人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　祖宗朝
求賢之誠篤至故人才衆多顧今抄選中亦
有二三儒賢而誠意未至不能招致如道薦
守令薦之類亦未見有收用之實何以則可

使人才彙征既有舉主則不可不立賞罰之法乎又教曰此文言得賢用之雖高枕無為可也雖得賢才亦須聽用其言措諸事為以天下之耳目為聰明然後可以為治若但高枕無為賢才雖布列朝廷亦何以收其功乎又教曰令則清華之職盡歸於閥閱世族踈遠者得列微官亦無幾何以則踈遠遺逸皆得進用耶又教曰用人之道或長於補治或優於武事或鍊於錢穀各任其能然後可以各得其職若可將而相之可相而將之所用

非其所長而庶事叢脞如此則雖曰勞於求賢而不能逸於任人也○追施金漢祿逆律都承旨金履陽上疏言　英廟辛巳以後金漢祿謀危國本引胡寅論唐中宗事問難於一二知舊卒為朱夫子答張敬夫正論所沮有識者固已誅其心而心絶之伏願亟行天討　上召見大臣諸臣教曰纔見知申疏驚怛痛惋之心已無可言祿賊即予不共戴之讎也毋得追施孥戮既有　兩朝受教依尚魯例舉行○六月領議政李秉模啓言故副

提學金時粲以　英廟朝名臣蔚然為搢紳
士林之望當漢祿講張凶言也抗義逆折嚴
辭闢廓凶黨為之喪氣是豈但一時衛社之
功哉特贈吏曹判書仍施節惠之典修撰金
履喬以乃祖之孫積被擯斥今始還朝在
聖朝振淹滯扶義理之政特命加資不為無
補於世道從之○追施金龜柱逆律大臣及
三司以金龜柱倡為八字凶言請追律從之
教曰忍當此時其何以上慰　孝安殿在天
之靈乎卿等之言如此臺諫之言亦如此不

韋莫大矣瞻望孝安殿益倍摧咽不可無告
由遣大臣或禮堂朔祭時兼告由○領議政
李秉模啓言保民之要在於吏得其人吏得
其人在於薦得其方薦得其方又在於申嚴
誤薦之罪請依大典所載守令若犯贓汚并
坐舉主比犯者減一等 上曰是修明舊典
依卿所奏○秋八月飭科弊教曰赴舉士子
莫非公卿大夫家子弟又莫非他日為公為
卿之人自其為士之時宜各慎身知法以為
四方之軌式而紛競雜遝之弊日聞於朝廷

豈非士子羞恥乎昔在 先朝初年申嚴科規飭令一下士風丕變赴場之士端步無譁無文筆者不敢生呈券之心爲試官者不敢萌闕節之意予自幼少時常常承聞顧予否德雖不能爲君師之責一念繼述之誠豈或有間監試隔日自公卿大夫各自戒飭其家人俾無冒犯干紀之弊○九月有雷異 上曰一陰一陽之失序猶當恐懼修省不敢以九月十月有間也命減膳三日令中外臣庶衮闕時政悉言無諱○行別講講貞觀政要

上曰魏徵之疏諫廷諍是非直截可謂盡事君之道太宗有虛襟之量故魏徵亦得以盡言不諱蓋進諫臣下之責也納諫君上之道也若言其難為君難乎為臣難乎承旨李文會曰君臣兩難矣　上曰太宗英明之君也濟世安民不在漢文下但無工於學問從事於氣質顧其治有媿皇王只為唐家是可惜也文會曰實非可法者也　上曰不然尚論古人宜捨短而取長本源雖有欠政法固可鑑也然堯何人舜何人宋神宗嘗云何敢當

堯舜程子愀然盖人君做治當以堯舜自期學問之工須下學而上達不可躐等立志則必去堯舜不下一等耳○冬十一月行別講講聖學輯要　上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何為而仁謂仁知謂知耶侍讀官權烒曰稟受有偏全之殊矣　上曰人之稟受均得仁義禮智信五性特物欲交蔽不能保其本然之全體耳稟賦之初豈有稟知稟仁之殊耶又教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蓋動而生陽而動極則復生陰耶烒曰然矣
上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與書經所
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之義同乎否乎烒曰
此五行語其生之序也書之六府語其所以
為用也　上曰以天言之則謂之命以人言
之則謂之性何以而在天謂命在人謂性耶
檢討官金啓河曰自其天之賦與者而言則
曰命自其物之禀受者而言則曰性○行別
講講聖學輯要　上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其初皆不甚相遠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

惡克己復禮註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
處克將去其曰須從者指自知其性之偏處
而言也克將去者指力行而言也朱子曰己
之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慾二
也人我忌克之私三也蓋性質之偏言其氣
質之性也耳目口鼻之慾言其芻豢悅於口
使令足於前之類也人我忌克勝己者厭之
之謂也克去之功果何以哉閣臣朴宗薰曰
三者之中亦各有偏處偏故難克難克者亦
克則況其易者乎○十二月行別講講聖學

輯要　上曰殷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乃心即傅說自開其心而朕心者望傅說之溉高宗之心者也君德成就予所當勉不必專責於臣僚若臣僚則有啓沃之責須於啓沃二字不宜泛看玉堂閣臣等齊奏曰求助之誠責勉之意藹然鄭重誠欽仰萬萬

上曰乃字與朕字即指君臣上下而言者也上下交孚則情志流通而爲泰之象情志阻隔則上下不孚而爲否之象治亂安危之機皆决於此朴宗薰曰君上開懷聽納則未必

人人傳說而後始可啓沃矣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六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七

純宗朝二

丁卯 七年春正月命復洪樂任官爵○二月特贈卒判敦寧府事朴準源上相即日議諡禮葬依大臣例教曰自庚戌至于今保護祖孫之親兼輔導之師及至庚申以後大功偉績可勝言哉予之有今日國之賴太平是誰之賜○水原留守趙鎮寬以毋年大耋上疏陳情乞解符歸養 上批許之曰任雖不輕情亦可伸○京畿湖西海西有海溢之災特遣

宣傳官慰諭被灾民户○秋八月遣承旨賜
祭于辛右贊成宋煥箕教曰先正後孫小子
師傅學問德望朝野所尊其所禮待事體尤
重○命竪碑于華城輦路遲遲臺從承旨申
絢言也○命追奪金鍾秀官爵黜廟庭配享
三司及賓廳以鍾秀陰襲龜禄之凶言有疑
亂矯誣之罪聲討齊發合辭屢請從之○九
月命施忠定公皇甫仁忠貞公吳斗寅忠肅
公李世華文烈公朴泰輔不祧之典○冬十
月上謂兵曹判書韓晩裕曰閫帥國家安

危之所係營將則討捕使也若誤認平民爲
盜貽害生民多矣須悉此意隨窠精擇○教
曰予聞之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近日彗星告灾倘使小子赫然奮勵
嚮答天心則仁愛之天必不如是惟予不穀
不思消弭之方因循姑息昨夜燁燁之光轟
轟之聲其日立冬之日其月收藏之月也自
顧厥由罪先予躬國事之板蕩紀綱之解弛
惟予之罪也生民之困瘁風俗之陵夷惟予
之罪也惟上天安得不戚之警之自今日減

膳三日上自大官下至草野悉言無諱○上
御暎花堂召見閣臣承史御射獲五矢命諸
臣耦射以豹皮弓矢筒箇賞賜仍宣饌是日
陪射諸臣進箋謝　上親受○十一月　上
夜讀論語浴沂章命院閣上直諸臣各言志
以對既對　上親書下政院曰賢臣碩輔為
國棟樑猛將智士為國爪牙內以無君臣之
所失外以無生民之疾苦閭里聞含哺之聲
邊圉無不虞之患是可為大願也

戊辰 八年春三月因內帑綿布蘗之命入兵曹

綿布五十同判書金履翼上疏曰國家經費莫非出於民力不思撙節則害歸於民此漢文帝惜百金之財而為千古賢主者也不敢知今日之用其所當否果何如而恐有乖於節用益民之政乞寢成命 上即命還下賜批曰卿守法舉職如是陳疏可謂朝廷之得人内用雖苟艱豈可一定留中○先是因邪書之禁並禁燕中購書至是命許經史及醇儒文集○因臺臣進規教曰立志者為學之肯綮也居敬者明理之樞機也明理者吾心

之圓鏡也克己者孔聖之心法也紀綱者係
一國之安危也節用者在一身之奢儉也立
志然後學問進而德業廣可望居敬之效居
敬然後心主一而志不擾可期克己之功克
己然後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衆物之私不敢
勝公至於紀綱之振與不振用度之節與不
節特一舉措之如何而已此所謂衆物之表
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何患乎爲國之不治何慮乎一身之不善乎
○夏五月右議政金載瓚啓言故副提學李

秉泰清操苦節無愧古廉吏風裁請贈諡賜
侑從之○閏月大司憲李直輔上䟽略曰顧
今儒學知名之士先以舊職宣召開其進身
之路使周旋誦說之席以盡其蘊抱必有裨
益於 聖學也答曰欲依卿言廣加抄選卿
先即上來賁我朝端彼被選之士亦將相率
彈冠而來是予至望也◎秋七月玉堂任百
禧洪儀泳書進故事御筆賜批曰上番陳宋
主寬猛得中之諭下番引歷代一治一亂之
說古人有言人主一心萬化之原寬過則似

愛民而反有害焉猛過則似擾民而亦有害焉惟寬以示仁猛以示威亦可謂一治之端然非明理使仁威有過錯之歎非學問使邦國有危亂之失予方以兩儒臣之進言參互而體念益勉緝熙之工爾等亦思啓沃之責○九月海伯李羲甲啓言谷山岢嵐山 太祖大王馳馬基水刺泉有 正宗御筆碑請建閣以庇之從之○冬十月白見平安監司徐榮輔 上曰誠心對揚有弊者必思蘇革之方江界人蔘屢年積弊博採民情善爲釐

正且殿最之嚴不嚴方伯之責也榮輔曰本
道疆域於彼地只隔一衣帶水風俗自古尚
武若復勸奬足爲緩急可恃 上曰關西果
是關防重地文事雖不可廢武備尤不可忽
○戶曹判書李晩秀請申明燕貿紋緞之禁
教曰 英廟朝 先朝定式不啻截嚴近來
紀綱雖曰掃地豈有以禁令而無所顧忌哉
申明舊規無踵前習○行召對講國朝寶鑑
上曰不誠無物聖人格語也百千萬事非誠
不可做去下手於何許工夫可到誠字上地

位乎格致誠正爲誠字上工夫耶閣臣李晩秀曰從事於誠則自無不誠誠固聖人之極工而能格致誠正則誠在其中矣○十一月上御寶文閣行夜對講歷代君鑑 上曰冬夜正長筵席從容夜氣清明精神專一讀書則好玩索論事則易領會故古人云夜對勝晝訪此言儘有味矣劇論古今以永今夕不亦樂乎其宜簡其禮貌開懷盡情悉陳無隱仍討論歷代治亂得失人物賢否又詳詢閭閻艱難民生疾苦教曰今夜之會予甚樂之

不知為疲使撤御前燭導諸臣歸院時已向曙矣○十二月召對玉堂官因文義 上曰詩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見治世之氣像以臣言之先公後私為難而上不以先恩而後義則難責下之先公而後私矣○行召對講詩皇皇者華 上曰范氏曰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蓋謂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人臣自修之道固當如是以人君聽言之道言之不必問其能自治與否也

九年春正月左議政金載瓚啓言贈執義徐德修以達城國舅之孫辛壬誣獄受禍冤酷故相臣閔鎭遠劄陳以爲凶徒之誣德修意在誣 聖躬故重臣李台重筵奏以爲徐德修特加卓異之典然後辛壬義理始伸特施加贈賜侑故掌令任徵夏丙午一疏與閔鎭遠袖劄同一義理而反爲凶徒所構竟至瘐死尚論之士至今嗟惋宜施加贈 上從之載瓚又啓言今年即己巳舊甲也星霜屢迴忠烈如昨先正臣宋時烈故相臣金壽恒

故忠臣吳斗寅李世華朴泰輔家賜侑故參議李后定當日一疏與三忠無異令宜一體致酹從之○二月先是 上臨筵教曰是歲惠慶宮冠禮回甲也當有闡揚徽號之舉而御體 慈宮謙抑之德只欲行進饌矣大臣金載瓚曰 慈宮以謙抑為德 殿下以將順為孝此事誠有光史冊至是詣景春殿進饌于 惠慶宮述 正廟乙卯延禧堂進饌之禮以體昔日 孝思也○三月先是 上於賓筵教大臣曰 英廟朝命諸道守令作

詩備述稼穡困瘁之狀　先大王亦令製進冊子俾陳諸弊今欲法　兩朝故事使邑倅進詩文欲省覽果有對揚之實效乎金載瓚白　聖教至此此實生民之福也　上曰此舉專為對揚若以文具不如不為載瓚曰百姓之倒懸莫近日若其必曰我　聖上苟知吾無告之狀必有活我之道若以綸音示誡意惻怛則庶有孚感之效至是下綸音于八道四都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明王莫不以愛民保民為祈天永命之本民也者王

者之天也食也者民之天也若復饑寒勞苦
而莫由得達為人君者雖欲愛民保民亦何
得哉惟予小子冲齡叨至艱之業德澤無一
流於百姓惠化無一布於八方夙宵恐懼懔
懔若朽索之御六馬不敢一時軆弛粤在
英廟朝五紀治平専在於愛百姓懲貪墨令
守宰使之製進民隱詩其切於民弊者除之
亦我　先朝凡民之困苦有達于　聖聰即
命除之又嘗飭道伯守宰以書以策歷陳農
務民情此予小子每思仰法者也咨爾道臣

留守守令以民生之困苦閭里之艱難備陳其由亦具救濟之道若不盡誠實爲辜負○夏五月兵曹正郎金秉淵疏陳八條一曰愼法令二曰進人才三曰抑奢侈四曰釐軍政五曰均田賦六曰矯糴弊七曰定砲制八曰愼邊政答曰爾非言官而言辭切於時務如有採納者令廟堂稟處○六月久旱　上親祈雨于南壇御步輿屛繖盖躬祝押嚴齋令灌薦纔畢靈雨沛然袞衣盡濕都民環瞻至有感激泣下者○飭諸道勸民代播仍令免

稅教曰雜穀雖不如禾賴天之靈善爲成就
則吾民可以有食此大幸也況　先朝戊午
亦有蠲稅之命在今日又爲繼述之一事乎
○秋七月廟堂請令中外防出穀減其直教
曰孟子之移民移粟之對蓋謂不治本而只
治末也非謂不可移粟也使今若此土之穀
不得賣彼土則是閉糴也自一邑言之境內
之民雖重於隣邑之民自朝家視之內外八
方之民皆吾赤子古之爲將者投醪而飮三
軍今邑邑皆不出穀於境外則他邑之民將

益窘急豈不患貧患不均之義也利之所在
刑法不能禁令若勒使減價則令有所不能
行且富者其肯爲之積穀乎此亦不可不念
十分講究毋徒擾民○審理中外死囚之久
未決者六十餘案傳生者居三之一○行都
政教曰貪墨成風小民受苦而無所顧忌紀
綱日夷名分倒寘而無所鎭壓况今歲旱爲
灾三南民事尤不可不顧恤其本顧不在於
守令之善擇而亦不在於政官之誠與不誠
乎守令或有不稱其職政官先當其不擇之

罪○八月初九日丁酉 元子誕生 上詣
仁政殿親上致詞箋文表裏于 王大妃殿
惠慶宮嘉順宮仍受百官賀 嘉順宮上箋
始此命中外凡諸舉行一依 惠慶宮所行
之禮教曰今日之慶即國朝百年内初有之
慶也親上 殿宮之賀箋仍受大庭之祝嵩
天日清和神人胥悅此時蠲恤之政宜及中
外之民諸道舊糴及拯劣米五分一各貢舊
遺在限一萬斛市民徭役限一朔懸房贖限
三十日蕩減以示識喜同慶之意○九月教

曰兩湖慘歎夙宵憧憧食不甘而寢不安捄荒莫先於紓力紓力莫急於寬賦如糴餉身布之停蠲代捧等事毋拘於常格下不得條擧上不思凋狹唉彼顑頷之類何以支保凡可以便民益民之事無論有例無例大小巨細直為陳請仍命各殿宮進上三名日方物物膳朔膳及諸貢獻物種並停封外此享上納官者之出於民斂者並蠲免○冬十月有雷異責躬求言○十一月下內帑錢二萬緡胡椒一千斗丹木五千斤分給湖南湖西京

鐵華城補賑資(一)行台對講詩召旻 上曰此章言任用小人以致饑饉小人之為害於國固至此極矣故諸葛亮以君子小人之親與遠為先後漢興廢之本孰不知小人之不可用而其進退之際何以則無乘間得進之患耶侍讀官鄭元容曰取捨之際公明無私則賢邪易辨而可無濫進謬用之患矣 上曰饑饉雖是亂世之所致聖人之世亦或有此患為人君者若值饑饉固不當以聖世之亦所不免隱然自恕矣元容曰治世雖有饑

歲發政施仁而民不饑矣

【庚午】十年春正月教曰外邑抄飢能無遺漏之患乎均施之方專在守令能誠心賙賑則小民庶免溝壑之患若不遵朝令隨現嚴勘仍飭都民發賣救恤之政漏户無籍者亦令抄入○二月移關西穀四萬五千斛海西穀二萬九千斛于湖南湖西以補賑資備局請以户惠廳錢代送許之教曰民食以穀不以錢若無穀物從何貿遷又當窮春糶糴俱空上納之穀將何備納綿布代錢不足爲均惠湖

南尤甚邑大同米三分一待秋收捧移粟之
代錢雖為西民除弊彼兩湖仰哺之類何以
為食貿穀興販之船使之往來兩湖惟意買
賣則亦有所益於南民其飭道臣○三月行
名對講孟子 上曰齊宣不忍於觳觫之牛
善心作發以此心保民則可以王矣故孟子
因其善端開導以推恩之方齊王惻隱之心
雖作發而非恒有故政令之間無肸膺之效
孟子之不遇於齊尚切千古志士之恨矣待
讀官申在明曰 聖教至此藹然仁心有以

仰揣此實生靈之福也○大司憲金履度上
跡略曰近聞新有武藝廳軍兵抄入之舉云
或慮宿衛之疎虞歟抑爲觀瞻之賁飾歟伏
見儀衛之盛考之國典有加無損則今日此
舉恐非 殿下之所先務也況今公私匱竭
國計哀痛縱不能汰冗而就簡又豈可無事
而廣費留精神於不急之務耗帑藏於無用
之地爲累既大所損不細 上賜批嘉之曰
掖隷抄選非刱始之事昔在 先朝有別技
軍武藝出身之名色而因壯營革罷而汰之

故予遵此而行之非耀耳目壯軍威之意是
復舊制也然卿能盡言無諱使予欲無過者
亦卿之忠也誠喜朝廷有直言極諫之臣也
有何惜一隊兵哉方還付訓局玉堂兩司無
一人為予敢言者誠為慨然卿其益盡諫諍
之責○夏五月教曰諸道賑事垂畢麥亦向
熟民情之遑急果何如而不至於捐瘠乎麥
農豐稔可使飢民獲飽而有裕乎雨暘均適
饑饉餘力能使田畝盡闢乎流亡者相率而
還歸鄉里乎癘疫今已乾淨而無札瘥之患

乎此皆夙宵所憧憧者也哀彼無辜之民慘經歉荒其幸而免死亡者一則上天之仁二則上天之仁賴天之仁既千辛萬苦而得生於冬春之間矣今若不能盡懷保之策不免既生而復死其不孫天心而失人和乎為方伯守令者勿以畢賑而放心麥熟而弛慮益加勉勉於勞來懷保之方俾此遺餘之民得以安生復業○分遣史官宣傳官看審郊外麥農○六月護軍李祉永疏進五禮通編草本批曰此書之命編即我 先大王繼述

列聖朝制作為萬世憲章之　聖意也今覽
卿章不勝愴慕卿以耄耋之年克成撰輯之
功予庸嘉歎原書令內閣更加攷證以進仍
命賜虎皮○秋七月命復幸行時講冊載隨
之規○八月教曰守門傳命係是職分著或
踰斯後弊難言今日中官輩傳教之下稱以
辭職云者萬萬寒心此不懲治防微杜漸之
慮將歸掃地當該中官定配○詣健陵顯隆
園親祭仍詣華寧殿行酌獻禮御新豐樓賜
米飢民○九月命高麗忠臣贊成事朴門壽

配享表節祠因儒生疏大臣請之也○玉堂
徐長輔書進故事引宋太祖岸幘賞儀規諫
之語 上答曰夫尊其威儀所以觀瞻視也
嚴其容貌所以知莊敬也是故君子處幽獨
之際勉勉孜孜能使屋漏不愧而邪僻之氣
莫能入焉此固學問之極要處於是乎修身
之道次第可觀而格致之工庶有其效矣我
列聖朝豐功盛烈聖謨美規何莫非小子晝
宵體服者而其禮接臣隣尤為今日勉則之
事何可以一宋祖窺其巍巍之德也○副校

理金啓河疏略曰 殿下臨御臣民一紀于玆矣所奮發者何事所振作者何業不聞其日進而惟聞其日退未見其寖昌而惟見其寖弊廟堂以期會簿書爲爕理之本銓曹以排比彼此爲激揚之政訟獄骫骳而干囑日盛科試淆雜而關節肆行臺閣則緘默作家法守宰則掊克稱幹能奢侈爭尚而籬壁俱罄紀綱盡隳而毛髮皆病有一於此亦足召災況兼而有之乎 殿下若今日奮勵則明日必有效矣一事振作則萬事必皆就矣何

所憚而不爲乎批曰前日猶有奮發之談陳說於予者今久未聞矣千羊一狐古主稱道爾之敢言於是彷彿實踐之工方與爾等交戒特賜內帑帛一十段以表其直○冬十二月命施故儒臣李柬貤贈節惠之典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七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八

純宗朝三

辛未十一年春二月通信使金履喬副使李勉求往日本對馬島辭陛 上召見勉飭○三月行召對講詩鹿鳴天保 上曰天保一篇多言頌禱之意夫人君代天理物愛恤民庶禮待臣隣則羣下亦當勉其君德期望以堯舜吾君而已且壽祿在天天之感應只係君德之如何詩人之不先勉戒而必以日月松栢等語爲頌者太涉浮夸三代以前亦如此

乎侍讀官李志淵曰人臣以忠愛之心頌祝
福禄非如後世諂媚之風矣○上嘗於講筵
聞講官所奏鄉軍上番之弊教曰遐鄉貧民
傾産裹足守衛京闕難免寒暑心嘗悶恤寢
食靡甘守衛事重不可廢也顧撫安接騎省
之責也仍飭本兵臣每發小校巡視勞察至
是又令廟堂開坐通衢會鄉民之編屬衛士
者一一曉撫悉詢諸弊論理登聞仰體 英
廟招衛士詢疾苦之聖意也○教曰詩云蒹
葭蒼蒼白露為霜有國者不可以無信年來

各道應薦者銓曺不卽甄拔實甚悶歎仍飭
銓曺○命雲觀察望災異從實以聞教曰歷
攷前史有災必書近日雖有災異之非常者
雲觀無一警告盖欲諱災而然也虹貫等現
著之變固不待書而民皆知之其餘災異幷
不書示全無古人必書災異使之修省之義
意也○教曰 列朝御製御訓實是後嗣王
鑑法者也欲法堯舜當法祖宗咨爾內閣弘
文儒臣須當御筵之時必舉 列聖朝製訓
敷勉文義○教曰太學賢士之所關德性修

身之根本也世無賢士難以扶持人無德性
不能拔萃今之太學諸士果有為國家之所
倚賴而拔萃出類者乎警奮讀書躬行操存
益為多士誦之○命行祭于崇仁殿教曰關
西禮義之地八條敷教至于今民服人信豈
非箕子之功乎我朝衣冠文物燦然有備赫
然有盛者又豈非箕子之功乎○命八道監
司四都留守撫民瘼作文以進俾為燕暇常
目之資○閏月詣崇政殿進饌于 惠慶宮
○夏四月御晝講命諸臣敷陳 列聖朝故

事侍讀官金啓温以 英廟朝容諫之德爲
奏 上曰人臣之言所難言即書經無若丹
朱傲之意也我朝 聖神相繼仁政浹洽實
配堯舜之德而亦有名賢碩輔之輩出者即
君仁則臣直也○別下綸音遣近臣慰諭諸
路被灾民人○五月御景賢堂名泮宮諸生
宣醞教曰表予待士之至意也○六月御德
游堂宣醞于兩司諸臣教曰庸表予待臺閣
懇切之意卿等思我朝四百餘年鞏基之業
由於臺官之直諫也○御景賢堂頒魚果于

朝官七十七歲以上老人教曰明日即 慈宮千秋慶節也小子祝罔之忱何年不然今以謐和之餘康安如常當推欣幸之誠以廣示喜之舉○秋七月飭中外獄囚重者勘處輕者踈放毋得牽連留滯飭都民賙飢之政廣抄貧户親臨賜米鄕民之流寓無依者招集賜米○冬十二月關西土寇洪景来聚黨刼嘉山郡郡守鄭著死之道啓至 上召見大臣下詢討賊之策命調發京營軍 上曰誰可將者左議政金載瓚曰將臣中李堯憲

可任也乃以堯憲為兩西巡撫使賜尚方劒
曰節度使以下不用命者斬軍務皆令便宜
從事旋命堯憲開府京營以徐熊輔金啓温
為從事官先遣中軍朴基豐領軍四哨出征
○以兵曹參判鄭晩錫為關西慰撫使召見
遣之仍命參閱軍務○諭關西道帥臣及士
民曰乃者土賊之變起而清北幾萬生靈入
於塗炭魚肉之中是予之罪也風俗頹敗紀
綱解弛予不能振之民生困瘁墨吏橫恣予
不能察之無一政一事之可以迓續天命允

叶民心者書曰萬邦有罪在予一人嗚呼予豈敢自恕哉彼賊魁之自干天誅予不敢赦若其隨從之徒太半我赤子原其心寧欲隨凶魁犯大逆哉特爲飢寒所驅迫而凶魁脅之耳若使無辜橫罹於鋒刃豈曰行天討而救民命乎其脫身歸順者齒之平民俾復其業最是飢民之塡於溝壑者必不知幾千百人嗟我民斯何辜于天乃罹此凶念至於此怛心酸鼻咨爾方伯帥臣克體予哀痛之言竭心賑恤期於拯活毋俾予重獲戾於天命

民心嗚呼爾西土之人爾無負予爾予不克盡為君之責使爾等遭此板蕩驚動之患予實負爾等予有何多誥

壬申 十二年春正月御仁政殿受百官賀告廟頒赦 王大妃實齡六旬也○賊入據定州城又分兵四掠清北諸邑及諸山城皆為賊巢窟道臣以啓 上促令巡撫軍前進○賊徒屯聚於博川松林洞口欲犯安州牧使趙鐘永誓死激衆守堞益固賊徒不敢犯兵使李海愚遣虞候李海昇咸從府使尹郁烈順

川郡守吳致壽郭山郡守李祜植領軍進擊
之賊兵大潰走入定州城捷報至 上諭道
帥臣曰小醜潢池之弄本不足平惟是昇平
日久變起倉卒不知營閫之制勝如何政自
憧憧初次交鋒已有勝捷將士之奮氣用命
可知此乃卿等措畫得宜之力也殊庸嘉乃
然狃於小勝兵家所懼卿等益加謹慎長策
取勝期即掃蕩○命儐下京各司各營錢十
萬緡令均役廳貿穀爲關西賑資又以 慈
宮內下穀三千餘斛特給關西補賑糴○教

曰當此歲小子孺慕之慟何可勝言健陵顯隆園華寧殿遣永明尉洪顯周奉審是年正宗誕降回甲也○遣御史金啓溫監賑海西○命加贈鄭蓍兵曹判書先是命贈蓍亞卿職致侑錄孫給柩材葬需厚恤妻孥至是道臣以蓍立慬事實啓言賊警初起吏民驚散蓍與其父其弟對燭而坐草檄巡兵營書賊兵大噪突入執蓍出以搶劍脅之使降蓍厲聲叱之遂遇害賊又曳出蓍父亂加鋒刃蓍弟以身翼蔽乞代父死蓍父竟死蓍弟幾

絶復穌教曰凜然忠義如見其人重爲之惻然傷盡噫不識何狀與唐之顔真卿何異從容就義與國朝宋象賢何異況其父子兄弟之一門遭禍不愧於卞氏兩世何其烈也其父亦贈官並施綽楔之典其弟待闋服調用其返柩過京日遣禮官致祭尋命不待狀議謚後領議政金載瓚言著即先正述後也先正以明倫正義之學貽其雲仍著之父子忠節論其所由來則先正之功也特賜恩侑著父魯當著被刼之時戒之曰勿念爾父母必

善死賊又執魯加刃則罵不絶聲而死請加
贈亞卿從之○時海西兵營徵兵守禦　上
命只留入防軍及精銳卒其餘幷罷送○尹
郁烈李祐植等進兵擊賊收復郭山宣川義
州府尹趙興鎭遣義兵將金見臣領軍將許
沆收復龍川鐵山及諸山城於是郭山以北
直路遂通獨定州賊據城不出巡撫中軍朴
基豐領官軍陣於城外徒川浦台募諸將及
灣州將士北關親騎衛幷屬巡撫麾下○命
授許沆羽林將金見臣宣傳官崔信煒內禁

將崔致倫營將信燁致倫灣府將校有討賊之功也既而教曰金見臣募兵討賊使義州獲全許沆戰鬪居前使清北大路一舉廓清當有次第酬褒之典金見臣特以首先舉義之功關西守令除授○金益淳李章讜鄭敬行鄭聖翰伏誅益淳章讜守土而降賊者也敬行聖翰鐵山武臣而從賊叛者也○官軍攻城召募將諸景彧前鋒將金大宅肉薄先登中丸而死命並贈二品節度使旌閭錄孤尋命加贈景彧統制使大宅南兵使令戶曹

給忠壯公諸沫延諡之需景或沫之後孫也
○飭諸道賑饑及都民恤窮之政教曰關西
兵民暴露之苦顑頷之患如在目中大小將
領能與之同甘苦乎方伯守令能勵精於拯
濟之方乎諸道賑政必已設施哀彼饑饉之
民果不至於顛連溝壑乎殫乃誠力活我赤
子毋負予宵旰憧憧之心都民之此時窘急
不言可知令賑廳發賣貢市民利益之方廟
堂與戶惠堂講究施行○諭關西道帥臣守
宰曰定城餘賊之假息肆狡誠不足爲憂但

予所怛然怵然者即平民或致無辜而橫罹脅從或至誅殺之濫加也賊之爲渠爲魁與隨從之甘心同惡者必不過幾許箇外此則皆愚蚩無知之氓爲饑寒所迫爲威虐所逼耳以聖人泣辜祝網之心推之其實可矜非可怒也原恕而勞恤則皆我親上死長之良民也予雖涼德豈敢不顧諟上天好生之心乎每觀前史爲將者或不免以屠戮爲事甚則殺害平民虛增首級此皆上干天和下鬭人理者也焉有仁人在上不忍於人如彼哉

今王師致討鉏是不可已之事以吾民殺吾
民何安於心漢光武焚書篋以安反側裴度
以皇帝命赦蔡人豈非可法於今日者乎誅
戮反輕而招徠為重曉諭為先而奠安為次
體予良苦之至意紓予西顧之憂○副修撰
朴孝成疏略曰今日台亂豈無其由朝廷之
上分朋樹黨營私較重於奉公憂國不及於
謀身守宰不知恤民銓家未嘗擇人倉廩空
虛無以賑恤器械朽鈍無以攻守 殿下之
思聞讜言羣臣之啓發善端此其時矣乃畧

恬嬉度日不改前轍臣恐可憂之端不但關
西而已 上優批嘉納之○以李惟命爲關
西監賑使○以洪遇燮爲關東慰撫使李⿰土序
爲北關慰撫使并兼監賑別下綸音使之往
宣慰恤○遣宣傳官撤送北道親騎衛仍命
勞問京鄉諸軍教曰京鄉將士夛日暴露安
得無饑渴安得無疾病將予此意另加勞問
犒饋北道親騎衛爲念久留之弊茲令撤送
千里往還之苦尤極悶然勞犒之節一例舉
行仍飭道伯邑守耕者助糧勸作死者搜訪

掩埋戰亡者別致顧恤厚撫妻孥輕罪繫獄
者即爲疏放○二月 上以西土之饑饉師
旅又下責躬之教以拯救之方飭諭道帥臣
仍命凡係進獻等出於民者限年豐蠲免舊
糴停退者幷蕩減又教曰軍布旣用其力不
宜疊徵其役徵兵邑身布幷蠲減凡民事之
可陳聞者雖格例外條列馳啓○命海西湖
南三稅京畿尤甚邑鎭各樣徵納並停退以
兩道饑荒而海西兼有徵發之擾也○遣宣
傳官勞問陣上將卒仍爲犒饋義州義兵將

别為勞慰○削巡撫中軍朴基豐職以柳孝
源代之先是基豐攻城屢不利玉堂上䟽劾
之請更遣有才略者廟議以為基豐識有頗
兵翫寇之罪臨陣易將非制勝之良策也至
是敗衄又至有是命○寧邊軍梁同郭山之
戰為賊所執罵賊不屈賊以刃三斫其頸僵
仆于地賊認死而棄去同幾絕復蘇道臣以
啓命給復特授邊將○訓局軍李長甲德山
陛户砲手也自願從征攻城之日挺身先登
中丸被傷南門之役又終日力戰而死事聞

命贈邊將厚施賙恤○三月發宣惠廳及各
營錢二十一萬緡分送關西海西貿穀添糴
為兩道調餉賑饑也○命各邑義兵令道帥
臣勞慰犒饋所募壯士軍官另加彰恤時清
南北十三邑義兵共一千二百五十名○京
兆尹金履翼上疏請都下流民設慕饋粥批
許之令五部抄流民令賑恤廳招集於通廣
空廨設粥分饋仍厚給糧資定差負領付於
近道設賑邑一例哺饋待麥熟還送本土使
各復舊業所抄京鄉饑民共三千餘口○命

城內外癘疫死亡者備給掩埋之需病而無
依者別加顧恤○賊出城刼寨許流挺身突
入賊陣手劒斬賊所向披靡賊從後刺馬馬
蹶流徒步殺四賊竟被創死教曰許流之奮
不顧身直前殺賊忠義凜然命贈統制使旌
閭錄孤賜酹戰亡軍卒幷厚殮返葬優恤其
妻孥流妻金氏聞其夫立慬矢心下從及葬
絶粒而死事聞命旌其閭○時熊岳副都統
鳳凰城守尉以皇旨領弁兵到中江為聲援
所調八處兵共數千名云 上遣安州牧使

趙鏜不勞問犒其軍○上候久靡寧藥院輪
直至是平復禮曹請陳賀 上不許大臣言
如此大慶上告下布不容少遲 上曰姑俟
賊平可也居數日大臣又登筵力請始許之
御仁政殿受百官賀告廟頒[illegible]前後陳賀諸
道方物物膳並命停止以歲歉也○夏四月
辛酉大軍收復定州城柳孝源指授諸將方
略築閫於東城為障蔽掘土於北城為地道
埋火藥從傍穴燃之少頃火發城崩守堞賊
皆壓死餘皆奔竄大陣整兵入城四圍搜捕

洪景来中丸而斃斬首函上其餘賊首生擒者並檻車載上教曰官軍久為暴露宵旰憧憧捷音忽至萬萬快幸諸將之功極庸嘉乃亂平之後安民為急民邑復舊之政論功行賞之舉十分得宜然後可以慰西民之心令廟堂中飭道帥臣講究舉行○行平賊陳賀于仁政殿頒教中外○五月召見時原任大臣李時秀等曰豫建儲位歷代之所急先務元子尺衣漸長睿質夙就追此定位允合禮典 上入告于 慈殿慈宮教曰元子年紀

漸長以為王世子冊封吉日擇入又教曰冊
封時設都監例也而切勿張大○丁丑巡撫
中軍柳孝源軍還命巡撫使兵曹判書各營
大將迎勞犒饋仍往教場周示賊馘又遣承
旨行出征將士內犒饋名見巡撫使及中軍
上問孝源曰軍兵被傷者無多乎孝源曰略
有傷損而比諸元摠哨減無多也○前掌令
韓浩運定州人也自京西下直至城門外曉
賊以逆順之義賊揪入城內脅使降浩運怒
叱賊賊遂斬之定州士人白慶翰倡義旅迎

官軍爲賊所獲賊亂加酷刑慶翰大罵不屈
死並贈亞卿旌閭錄孤安州人林之煥忠愍
公慶業後也自願赴戰持密檄徵兵間行龍
川義州爲賊所執之煥厲聲叱曰吾是忠臣
之孫雖鋸解決不屈賊令斬之之煥謂當上
見天日仰卧不伏踢倒賊徒罵不絕口既被
戕怒猶勃勃事聞教曰臨死不屈其凛然氣
習足以聳賊膽而動耳目初贈兵曹參議又
旌其閭庇恤酹侑尋命加贈從二品職○六
月初　上命錄勳以李堯憲爲元勳堯憲以

無汗馬勞力辭 上旋寢錄勳之命令廟堂論賞李堯憲超正二品階柳孝源加資出征戮力之諸將守城捍禦之諸倅賜爵秩璽書表裏弓箭筒箇有差出戰京鄉軍分等施賞戰亡者別加恩卹以殺降過多革孝源職以許沆立慬時按兵不救其傍軍將領並施軍罰○教曰亂之初作雖予否德所致爲監司守令者若或殫誠愛民凶嵬亦何以煽動乎民之樂業乎風俗之奢侈守令之貪濫何時不當懲戢而在今大亂新平之日百姓復業

專倚於此可不十分惕念哉僧巫卜相雜術之註誤民俗者並宜一切禁斷白骨徵布黃口充丁切可矜憫足以上干天和並申飭八路道帥臣守宰令番殉節人子孫年歲居住詳探作册上送以備參考殉節人子孫闕西人成功者文官承文分館武官宣薦通融清族之有才行可合擇用者亦如是永為定式京鄉校卒効勞者亦皆酬庸望單實蹟懸註以入今日國事真所謂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也國用蕩竭此政節用之時也有司之

臣凡於供需日用之物不拘重大論理省約
亂平之後民生之憂甚於亂平之前每一思
之錦玉靡安今此縷縷下教即予懲毖大綱
之教也○領議政金載瓚言西土之人知忠
君死長即清南北諸義士之功也諸義士之
能辨此箇義擧乃壬辰四忠臣有以倡之也
先正臣趙憲故忠臣高敬命金千鎰郭再祐
妥靈之所降香賜祭收錄其祀孫宜也 上
從之○名見忠清兵使金見臣 上問其年
又問爾老母安在教曰爾為國家成大功予

甚嘉尚特除爾制閫之任往哉必善修其職
見臣既退又教曰臣子之急亂効力即古今
之秉彜然苟非忠勇無以辦得仍賜田結奴
婢及衣物○召見輪對官京兆郎言閭巷侈
靡之弊 上曰侈風之禁即 祖宗朝關和
今雖另飭豈有加於此者乎上下各自遵守
不敢踰越犯者法官以其法處之○行都政
教銓官曰懲貪風恤民隱為懲創後一大新
政自今犯贓汚為繡貶道罷者一切勿擬字
牧之任○秋七月御仁政殿冊王世子受百

官賀告廟頒赦教曰日吉辰良冊儲禮成此
乃皇天 祖宗篤佑積慶於邦家者也上而
供 殿宮嘉悅之歡下而答臣民欣告之心
況凡百儀節皆用己卯庚申之例予小子不
洎之慟又如庚申冊禮時 聖教矣諸道舊
糴十萬斛貢人舊遺在一萬斛市民徭役限
二朔泮人徭役限三十日蕩減己巳以後還
欵諸道停退軍布錢分數減蠲結錢僧役稅
錢貢錢一體量減此即予小子仰述廣慶而
不敢有過之意也○守令有辭陛者教曰當

召見而因雨勢未果各於下去後悉心奉公務盡職事之意自政院一一飭諭○遣大臣攝行酌獻禮于永禧殿敎曰是年是月即我聖祖開刱正位之八回甲也佐命諸勳臣不可無酬酧之擧開國一等功臣諸人令該曹訪問其祠版所在遣官致侑以示逢此日曠感之意○奏請正使李時秀辭陛 上召見時秀以保嗇 聖躬頻接儒臣陳勉又曰王世子蒙養之方專在 聖上之身敎居處凡百務從儉約亦是養正之道也 上嘉納

之○八月行晝講講詩葛覃 上曰葛覃即
后妃親執女功之辭何以則後世崇儉之俗
可如此乎王堂鄭元容曰此在人主躬率之
如何葛覃之義亦由於文王之化也○重臣
李冕膺李勉兢韓晚裕卒逝教曰一月之內
重臣三人相繼卒逝朝著之上老成之人殆
若空虛予心若有所失以予此心優老之典
宜有援例大臣卿宰年七十以上人遣醫官
問其疾病有無以來及醫官書啓有疾人令
內局給藥物其餘令戶曹賜饌物○九月大

臣以關西民情筵白　上曰西土民事眷眷之念日夜不弛豈可一刻遲緩乎當下綸音矣仍教曰關西受糴之民加之以兵燹因之以饑饉癘疫哀彼死亡已矣無論惟此餘存之民尤何忍以隣族責納乎絶戶所受新舊糴糓并蕩減俾關西生死之民并沾朝家恵澤○關西道臣究覈從賊諸囚以啓　上慮有鍛鍊枉罹之患下教飭廟堂平反尋命道臣酌處教曰小民無知其順與逆皆從於上之導率耳何可以向來脅從之類人人責以

忠義配之誅之哉道臣當專唐憲宗赦蔡人
宋太祖赦江南之意以欽恤之道疏決萬一
違此使予於後世當爲何如主哉道臣躬持
獄簿從速決放○分遣繡衣廉察湖南嶺南
海西關西北關○命關西民之流散各道者
給糧還送本土○上將幸健陵已有成命大
臣以靜攝之餘上箚請寢 上賜答不許曰
當此年小子情理豈有曠省之心哉旋因
慈殿慈宮懇請力挽遂寢之二十二日親行
酌獻禮于璿源殿敎曰今年今月小子孺慕

臣以關西民情箋白　上曰西土民事眷眷之念日夜不弛豈可一刻遲緩乎當下綸音矣仍教曰關西受糴之民加之以兵燹因之以饑饉癘疫哀彼死亡已矣無論惟此餘存之民尤何忍以隣族責納乎絶户所受新舊糴穀幷蕩減俾關西生死之民幷沾朝家惠澤○關西道臣究覈從賊諸囚以啓　上慮有鍜鍊枉罹之患下教飭廟堂平反尋命道臣酌處教曰小民無知其順與逆皆從於上之導率耳何可以向來脅從之類人人責以

忠義配之誅之哉道臣當專唐憲宗赦蔡人
宋太祖赦江南之意以欽恤之道疏決萬一
違此使予於後世當爲何如主哉道臣躬持
獄簿從速決放○分遣繡衣廉察湖南嶺南
海西關西北關○命關西民之流散各道者
給糧還送本土○上將幸健陵已有成命大
臣以靜攝之餘上劄請寢 上賜答不許曰
當此年小子情理豈有曠省之心哉旋因
慈殿慈宮懇請力挽遂寢之二十二日親行
酌獻禮于璿源殿奠教曰今年今月小子孺慕

愈往未遠初擬拜謁仙寢伸一分衷情事勢拘掣不得行禮瞻望梧雲不勝慟缺之心仍命華留鎭南樓前庭聚會四民賜米六十一歲人給米布境內儒武依別試例設塲試取居首人賜第本府市民徭役限一朔蠲減○命京兆抄啓朝官六十一歲人卿宰遣京兆郎存問會經 正宗朝侍從臣宣傳官人加資其餘文蔭武官并令該曹給食物○命關西漁塩船稅四分一蠲蕩封進馬停免○冬十月詣健元陵行酌獻禮以歲歉命凡百策

應務從省約咸與永興璿派孫令銓書隨稟
調用○行賀禮于仁政殿告廟頒赦 惠慶
宮患候平復也○領議政金載瓚言年來遇
慶晉秩者太疊且驟至有旬日之內自三司
躐躋亞卿者非所以慎重爵賞也 上是其
言○龍山坊民家失火命宣傳官往視慰撫
○十一月有雷異减膳求言大臣金載瓚等
聯劄略曰我 殿下以明睿之姿承艱大之
業勤學恤民夙夜靡懈此正大有為之會也
獨奈慶事常主寬容注措太欠勇斷此豈非

先正所謂有可致至治之幾而遲疑不進者
耶萬化之源一下工夫則悅天心鞏邦基亶
由於此　上答曰予小子對越恐懼亶由上
天之所諄諄然教者也由予否德無前之灾
荐達於連年卿等眷眷之言深可欽念卿等
益加對揚是又予日夕之望也○弘文館上
劄言昨日開講今日停講非所以遇灾修省
上答曰適因感候未及召接當俟數日開筵
○大臣奏言明年癸酉即　王大妃寶甲重
回之年請舉賀儀進豐呈　上曰當仰稟

慈殿既而教曰小子自內縷縷仰達而 慈
殿斷斷不聽在小子養志之誠奉承而已且
年凶歲饉 慈心尤以是牢拒下情雖欲然
進饌置之只行賀儀以伸祝慶之誠○十二
月三南兩西關東沁都畿給穀湖西八千斛
湖南三萬五千斛嶺南九萬斛關西二萬六
千斛海西一萬斛錢一萬五千緡關東七千
斛沁都一千二百斛賑之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八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九

純宗朝四

癸酉十三年春正月詣仁政殿陳賀于 王大妃殿仍御殿受百官賀告廟頒赦朝臣年六十一歲文侍從蔭牧使武邊禦以上人並加資其餘賜食物○夏四月 王世子行師傅賓客相見禮開書筵 上引見大臣金載瓚韓用龜等以蒙養身教慎揀宮僚陳勉 上嘉納之載瓚繼陳 列聖朝早諭之道曰伏聞有書筵待下教之命竊以為雖不必逐日

三講一日一講率以為常講筵之外頻召入
直春桂坊使之日親左右宜也　上是其言
命日行書筵頻接宫僚○革自作魚面江口
神方廟坡五鎮以別害為獨鎮五鎮及別害
原屬三水府及厚州設鎮五鎮在内脉而無
益於關防也○教曰今月十九日西賊平定
之日也昨年死於王事者各令地方官致祭
收用軍功之飭非止一再者念其敵愾奮義
之勞也令兩銓随闕録用又命許沆遺孥月
給米布○飭養正齋修葺守護之節齋即故

宰臣趙希逸私第 仁元王后誕降之所
英宗嘗駕臨 正宗隨詣楣間奉揭 正宗
宸翰○五月分遣宣傳官看審畿內農形○
六月原州民有子代其父誣服殺人者因推
十餘年及其父死道臣得其實以聞 上命
宥之曰替父自服一辭不變其誠孝足樹風
聲○築全州府南固山城設鎭置別將城在
萬馬谷當南路之衝爲全州咽喉道臣李相
璜設施經紀至是功告訖○教曰此月孺慕
萬萬難抑 先大王御製庚申後即當奉印

而至今未遑事體情理俱缺然內閣擇日舉行仍下帑儲爲印書之費仰追　先朝不煩經費之聖意也○遣青城尉沈能建攝行毓祥宮酌獻禮封園舊甲之年月也○秋九月命文任撰定州戰亡將士紀蹟碑文依平壤愍忠壇東萊義士塚例築壇碑傍每以破城之日設祭侑酹歲以爲常○飭關西捲鬧之政○冬十月贈故巡撫中軍柳孝源正卿職從領議政金載瓚筵白也○十一月有雷異減膳撤樂三日○教曰　慈殿寶齡光躋周

天虹流慶節日以近屆予小子受日祝岡之
心曷以形容大臣以陳賀進宴為請此即我
家典禮予小子伸誠飾慶之道亦在於此
慈心以諸路荐歟縷縷牢拒謙光之至德恤
民之恩言丁寧懇惻在小子養志之道承順
爲大飾慶又小進宴寢之當自內進饌以表
微誠仍命陳賀時各道方物物膳只進於
慈殿○十二月詣仁政殿陳賀于　王大妃
殿仍御殿受百官賀告廟頒赦○濟州民有
潛謀據島作亂者守臣捕其魁以聞教曰亂

民譁變可見失其彝性苟使前後長吏明其敎化勤其勞來人知親上死長之義官無剝割侵漁之政豈至有此等變怪一則朝廷之失二則朝廷之失何獨誅惡黃頑蠢之亂民哉一邊鋤治一邊懷保脅從咸與惟新平民察其疾苦使霜雪雨露幷行而不相悖然後可使耽羅一方轉危爲安仍遣察理使李在秀按覈慰諭試取儒武廉訪茂才特行○京畿湖西嶺南關東關北饑降綸音慰諭給穀京畿三千斛江華一千二百斛湖西一萬斛

嶺南二萬三千斛關東一萬六千六百斛關
北三萬五千斛賑之
甲戌十四年春正月詣仁政殿陳賀于 惠慶
宮仍御殿受賀告廟頒赦 慈宮寶齡八旬
也○詣璿源殿行酌獻禮 英宗誕降再回
甲也○夏四月致侑于驪陽府院君閔維重
故相臣閔鼎重閔鎭遠祠版 仁顯王后復
位之再回甲年與月也○五月旱命審理京
外獄囚○六月賜祭于忠獻公朴在源祠版
○內閣印進 正宗御製弘齋全書共一百

冊又以詩文各編合附於 列聖御製共二十二冊又奉印 莊獻世子睿製三冊藏于奉謨堂宙合樓景慕宮之望廟樓華寧殿文獻閣五處史庫外奎章閣校正監印諸臣施賞有差○秋七月諸路穡事災荒講備豫之政發京外留儲錢令戶曹宣惠廳貿兩西穀十萬斛又飭北關交濟穀關東各邑穀先期準備待春船運從領議政金載瓚言也○八月嶺南諸邑大水 上降旨蠲恤下綸音遣承旨徐春輔慰諭被災民人○冬十二月命

都下貧民抄戶裁賣又命抄流丐饋粥每朔
排巡以為式疾病者救療死亡者收瘞○畿
內三南大無關東關北亦饑給穀京畿三萬
三千斛水原四千二百斛江華二千斛廣州
一千八百斛湖西四萬八千斛湖南七萬斛
錢七萬緡嶺南二十五萬斛錢六萬緡關東
七千四百斛關北五千七百斛賑之命嶺南
湖南三名日方物物膳節扇甲冑停封補賑
下綸音慰諭諸道饑民頒內帑銀子五千兩
丹木八千斤胡椒五百斗均給諸道○行都

政飭清北七義士後裔搜訪收用○上候自
九月靡寧至是平復
乙亥十五年春正月行賀禮于仁政殿告廟頒
赦　惠慶宮實齡望九也○行　上候平復
陳賀于仁政殿告廟頒赦○、召見大臣備堂
領議政金載瓚奏曰今日賓對即　聖候遄
復後為政之一初也春寒尚峭調護宜慎六
對三講雖未如例必於便殿卧內頻接大小
臣僚諮訪軍國訏謨時召儒臣講讀經史則
有補於治法政謨　上曰卿言好矣載瓚曰

王世子講學屢月停撤請益加勸勉敎台山林者德使之出入書筵 上嘉納○命都下流丐之自外方來者定差員領付原籍官京居者自賑恤廳日給乾糧至麥熟而止○三月命春宮書筵値齋日以召對行之賓客依法講例入參値陵廟修改日過修改時刻行之遵 英宗正宗兩朝聖教也○關東北船穀之南運者敗二萬餘斛 上大驚命取嶺南營邑所在銀錢布及京司所納錢布貿穀充其數仍命兩道船格等無問生死應納漁

諡號并蕩滌○夏五月癘疫熾行命別設禳
祭都下病民令活人署惠民署救療○久旱
命入義禁府刑曹徒流案及捕盜廳文案閱
係逆獄邪學以外徒流人并放送又飭秋官
審理寃獄○光陵陵上莎草失火遣大臣禮
堂奉審變服避正殿減膳撤樂三日○分遣
史官看審四郊雨澤農形○冬十月行賀禮
于仁政殿告廟頒赦　惠慶宮患候平復也
○遣大臣攝行酌獻禮于永禧殿　太祖誕
降舊甲之年月也○十二月　惠嬪薨服制

定大功禮曹啓言各　殿宮服制五禮儀及喪禮補編無可據之文係是國朝初有之變禮請議大臣儒賢館閣堂上領議政金載瓚議漢宣帝悼園定禮程子斷之曰為人後者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降其服以正統緒皆為齊衰不杖朞而別之以明其與諸伯叔父母不同也朱子特書於正史昭垂於後世此乃邦禮私禮元無不同者也仁廟朝　啓運宮服制下廷臣議先正

臣金長生以為當稱伯叔父母當服不杖朞
聖祖亟從之為本生父母服如此則於本生
祖父母服隨而遞降可推以知領中樞府事
李時秀議昔我　先朝即阼初元特降不貳
本綸音宮園祝式一遵程叔子之論蓋嚴於
統緒別嫌明微莫如程子而程子之論曰為
人後者謂所生為伯叔父母而為齊衰不杖
朞此指儀禮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報服而
言也儀禮所載雖曰士禮程子所論乃是邦
禮惟茲喪禮若在我　先朝在宥之時則亦

必一遵程子定論然則今日服制當有不易之禮矣左議政韓用龜右議政金思穆鰲恩君李敬一內閣提學徐榮輔南公轍直提學金履喬議亦同 上曰本生降等通上下一也雖無於禮以今日罔極之情昔年追慕之心當起義而服制況有程朱定論大臣館閣之意又如此即以本生降等磨鍊○內下銀三萬兩諭捴護使曰昔年 聖孝爲甲子年需用儲置者也以此銀用於今日大事實爲闡述未伸之 聖心也○教大臣禮堂曰予

方受服而朝臣華服未安自上服盡前朝臣服淺淡何如大臣李時秀等議自　上視事不御常服而諸臣赴公還用吉着有乖從上之義朝臣服淺淡有異於服制無碍於禮節禮曹判書鄭尚愚參判尹魯東議亦同參議權丕應議　坤殿春宮服制五月三月之後皆從吉惟於進見時用玉色受服之　殿宮猶復從吉不受服之廷臣仍用淺淡服又有輕重不得之歎　上從大臣議○分遣繡衣廉察三南北關

丙午十六年春正月禮曹以殯宮奉哭前太廟
大享時第十五室用樂當否請議大臣李時
秀等議迎神進饌撤籩豆送神登歌軒架例
皆合奏於各室獻爵之時獨停於當室其可
曰不用樂乎郊而格廟而饗惟樂爲重不祭
則已祭則不可不用樂用樂則又不可獨停
於當室矣內小喪公除後行祭如常載於補
編受敎而 英廟辛未之事即子婦喪因小
喪而停大享怵然於 聖心今我 聖上昕
憂之地與 聖祖辛未大異況於第十五室

並享之時薦以牲牢奏以磬筦必有怵然於
聖心人情未安則神理之未安從可推知恐
不得不停享十五室若停享則各室享禮亦
不可不並停　上曰卒哭前十五室用樂大
爲未安而五禮儀舊典也大臣之議皆如此
謹依施行○給穀一萬五千斛賑嶺南五邑
饑民○左賓客沈象奎奏曰　王世子三日
公除後以吉服從講賓僚以淺淡服入對一
堂上下俱有違於從上之義請議大臣領中
樞府事李時秀議　世子服制乃是緦三月

雖於公除之後燕居與臨講恐不當遽從純
吉不但進見時之當用淺淡服而已領議政
金載瓚議竊覸 殿下便殿召接之時以布
袍帶臨筵而 世子獨於雷肆莅講服吉服
非從上之制也左議政韓用龜右議政金思
穆議亦同 上從之○三月祔葬 獻敬惠
嬪于顯隆園○秋八月 上以服制撤軒架
鼓吹禮官據掌故言除服後樂當陳作惟於
魂宮行禮出還宮時當陳而不作 上命待
祔宮後禮曹堂上上疏言禮不得中斯爲失

禮軒懸之待祔不陳恐不合於禮之中玉堂
又聯劄爭之 上不從至小祥後宗伯又登
筵力請始許之○先是禮曹參判金竑上疏
言先正臣文純公李滉倡明正學名儒碩士
代不絶教故能不為詖淫所動 先大王曠
感於先正之餘教特命賜祭今日嶺人之始
終全節莫非 先王作興之遺化及今邪獄
鋤治之時請依 先朝故事且故參議李象
靖窮性理之學興起斯文宜別舉曠典以樹
風聲 上優批嘉納至是命致祭文純公祠

版贈象靖職○冬十月蠲蕩定州流户糴穀五千九百斛○十一月水原留守徐榮輔臨辛上䟽請輔導元良曰古昔先王養正作聖之方詳載於保傅傳一篇而程子所謂接賢士大夫時多接宦官宮妾時少即進德之要訣也 上賜批嘉納諭以切實

丁丑 十七年春二月詣宗廟景慕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廟謁禮○詣健陵顯隆園親祭試取本府儒武名見父老賜米○三月 王世子詣文廟謁聖行入學禮 上御仁政殿

受賀頒教領中樞府事李時秀等進曰惟我
春宮邸下薦酌先聖横經講席揖讓進退禮
儀粲然時敏日新之學此政其時妙選端方
文學之士日開講筵在外儒臣益加敦召至
若遇物而誨先事而導惟在　殿下身教
上嘉納○秋七月三南水民户漂頹及人命
渰沒者甚多道啓連至命道臣優加庇恤特
蠲其户糴身布○命减襄陽貢蔘之半
（戊寅）十八年春二月麗王諸陵之在開城者歲
遠荒廢耕樵不禁至有犯葬者　上聞之教

曰前朝陵寢 列聖朝所以崇奉之典至矣且犯葬於帝王陵墓之內者非彝性所為仍切責留守及經歷罷其職遣禮官奉審申明禮官三年一奉審之規又令每年秋經歷遍審以聞高陽等地所在麗王陵禮郎一體奉審又敎曰王氏子孫無立朝者該曹探訪調用以示朝家不忘王氏之意○夏四月判敦寧李晩秀疏辭宮啣賜批曰卿即予舊學也又為輔導元良豈不貴乎○命京外審理獄案○六月命侍講院 列朝寶鑑及誌狀中

抄撮謨訓要語以備春宮睿覽書成名曰謨
訓輯要用右相南公轍言也○秋九月命抄
選經筵官仍兼書筵官俾出入於延英銅龍
之席政府銓曹以吳熙常李友信應薦 上
諭名敎飭熙常友信并疏辭不至 上賜批
諭以必致之意○冬十月判中樞府事韓用
龜使瀋陽還奏曰故義州府尹趙興鎭往年
賊變矢死守城倡義士討賊宜有褒贈之典
也命贈吏曹判書用龜又請贈參判韓浩運
子初仕調用從之○十一月右議政南公轍

啓言泮長與禮議通淸之分爲兩歧 先朝
聖意專出於文學政事各取所長而俗尚不
古以要津爲進取之榮途故泮長反爲厭避
之窠亞銓之階以經筵三銓之階以泮長請
如舊例從之
十九年春二月行 王世子冠禮于景賢
堂 上御崇政殿受賀頒赦教曰國有大慶
而惠不及民詎與爲慶命施蠲惠于貢市民
及諸道舊糴有差○夏四月詣宗廟璿源殿
景慕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禮冠禮後初

謁也○閏月是年即 嘉順宮五旬也始以
誕辰陳賀有成命旣而敎曰今年異於他年
欲伸區區之誠 慈宮大以爲不安屢形辭
敎撝謙之德豈勝欽仰强而行之非所以揚
徽順志之道賀儀其權停○六月命加贈贈
承旨梁山璹正卿職仍賜諡山璹世所稱晉
州三壯士之一而湖南御史趙萬永請之也
○秋七月湖西大水民家漂頹者二千餘戶
以承旨鄭元容爲慰諭使使之遍審公州等
八邑災形別加蠲恤其餘三十九邑鎭遣備

邊郎一體慰諭仍下綸音頒內帑錢一千五百緡丹木一千斤白礬二百斤俵給災戶渰死人收瘞後令地方官各設祭於厲壇及復命 上召見元容詳問列邑災形淺深仍命被災邑糴餉分數蠲減京司納綿布分數代錢蠲浦民漁塩之稅特給米二千斛以哺災民移湖南秋年二千斛使之及時耕播○九月命前朝直提學金若時賜謚以遯跡貞節也○冬十月有雷異減膳求言大臣聯劄陳勉答曰予小子寡昧不德自知不足以悦豫

天心慰答臣民尚賴卿等輔佐之力庶幾維
持於今日今天彰威以警于寡昧慄慄危懼
之心其敢自寧所陳衮闕時弊言言切當奮
發誠實之勉益見卿等憂愛之忠悃敢不拜
昌而服膺思所以自勉○册趙氏爲王世子
嬪御崇政殿受賀頒赦○十一月 上詣宗
廟璿源殿景慕宮展謁 王世子世子嬪隨
詣行禮○十二月命移湖南穀一萬斛于湖
西俾作賙資

庚辰二十年夏四月執義吳熙常疏陳 睿學

輔導之方答曰今欲求正人君子孰有賢於如爾林下諸人孰如身親出入於萬意雷肆之間以行其言乎○秋七月价川郡大水以直閣鄭基善為慰諭御史厚加賙恤又命本道進貢鹿茸停其半以其費分給灾民○冬十月秋曹啓言許珌婢夫毆辱珌父終至撞損珌梃打其婢夫致斃請用毆死雇工之律教曰婢夫之手犯有關風化許珌之奮梃出於衛父刑推放送○十一月教曰明年我

慈殿舟梁滿六十年之歲而三揀之周甲也

懽忭慶祝曷有其已再明年稱賀有不敢仰
請明年正月上日以舟梁六十年當陳賀親
上表裏上告下布以伸區區之情
二十一年春正月 上詣仁政殿上致詞
箋文表裏于 王大妃殿 王世子隨詣行
禮受百官賀頒赦○三月己未 王大妃金
氏昇遐 上哀慕如庚申議上徽號曰睿敬
慈粹諡曰孝懿當禮祔於健陵領敦寧府事
金祖淳上疏略曰臣於健陵宅兆常有憂懼
菀結者昔宋朱文公議永阜陵狀有曰宜得

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又曰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臣竊嘗以文公之言潛心默驗則健陵宅兆之憂悚者甚多今者不幸奄值大故本陵年運不合新卜吉兆一日為急封標之地必有安吉之兆十百勝於健陵者在矣卜瀍水之遷行會祔之禮則吉慶麻膺福祚長流 聖子神孫克昌克蕃宗廟血食萬年之計將莫急於此答曰 大

行大妃平日以是大憂屢爲下教於小子今見卿跡尤不勝摧咽悶悚即令大臣卿宰詢議以奏及議奏教曰盈庭之議無一異同登筵齊奏皆請遄斷是謂大同遷奉之禮今已敬定凡百應行之節待新陵卜吉舉行○夏四月禮曹以遷陵時舉哀成服等節問議大臣以啓教曰緬禮王朝既無古制只是援用士禮曾閱士大夫家緬禮時破舊墳與改葬之期相距在三月之內則舉哀成服行於破舊墳之日若前期幾朔或經年始為改葬則

只告事由動塚舉哀受服在於出柩之日者
即通行之禮也士與王朝固無異同况諸議
如此自今凡有緬禮啓陵與遷奉日字相距
不遠則舉哀成服若相遠則用今例事載之
謄錄○五月先是有自燕肆購來皇清通考
新編者其載本朝辛丑四大臣事誣衊失實
行護軍尹命烈上疏言辛壬之禍尚忍言哉
倘非四大臣拚死竭力賛成建儲之大策四
百年宗社何得有今日乎方其建儲之初凶
徒之覬望專在於奏請之倖或不準欲爲其

所欲為及其使事旣竣窮寇計急則粧出虎龍之變書忠賢盡椽　儲位幾傾鍛鍊羅織以成一時之誣案賊輝撰奏逆彥奉使必欲播天下而欺後世　英廟踐阼之後義理始明幽冤伊白則誣奏辨正之議亟發於廷而
聖祖之心以含忍為德置之無辨然當日
聖慮若及於今日彼中之有此書則安得以不許其辨之也至於我　先王凡所以明忠逆嚴淑慝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獨不及辨此者亦惟以　聖祖之心為心而已然　聖慮

若及於今日彼中之有此書則亦安得以辨
之不早 懿元兩朝授受之光明如日中天
丕顯東土而因此一書之謬載萬或一點昧
於天下後世則腐心之痛鑠骨之冤豈獨四
臣之受厚誣而已哉乞詢大臣卿宰特馳一
介之使悉陳事情請其刊改答曰昨見卿疏
取覽原書不覺懍然辨奏之請卿言是矣係
是 兩聖朝鄭重之事不敢造次當否令時
原任大臣九卿館閣六曹堂上三司諸臣詢
議仍命撰出辨誣奏文專价賫送翌年陳奏

正使李好敏等以通考改正本賫來乃告于
大廟致祭于四大臣祠版使臣并加資○命
東宮法講以召對代行侍講院以因山前開
講有
列聖朝已例仰請也○六月下內帑
銀一萬兩教曰己酉遷園時凡百工役之費
皆以帑儲內下此 先朝無窮之睿孝而聖
意亦有所寓也今遷奉之禮事體與己酉不
同然仰想昔年事係華城不欲一毫貽弊之
聖心不可不思繼述之道○禮曹以舊陵遷
奉新陵合祔時服緦服衰當否請問議諸大

臣館閣堂上領中樞府事李時秀議兩梓宮
奉下既在同時無周旋改服之暇事體禮意
重在緬服判中樞府事徐龍輔議我東先賢
之論多以為緬服雖輕自是斬衰之餘據此
說以緬服行禮庶不失為尊尊之義諸議亦
同命依大臣議○遣宣傳官遍察四郊農形
及都下民家頹壓以大雨時行也○秋七月
大水 上曰遇灾恤刑水旱何間仍飭秋曹
三堂赴衙疏決又令審理京外重囚○八月
時有一種恠疾起自關西熾蔓于海西及京

城其證類急癨嬰之則死者十八九　上見
西伯狀啓大驚惕教曰今年水災關西偏酷
民不可聊生而邪沴之氣又成輪行之病死
亡不可紀極此皆予否德在上不能致和使
天災流行也怵然媿悚寢食不安國有大祲
祈禳禮也平壤府厲壇及牧丹峯大同江降
香祝以寧邊府使鄭元容及道伯與道内秩
高守令爲獻官寧邊府使仍兼慰諭使行祭
後仍爲慰諭諸民○都下旬日之間死亡以
萬計　上大加憂厲廣施隱恤既命別行厲

祭又特遣亞卿遍祈諸山川○健陵玄和將
出 上有幸陵之命時中外診疾方熾時原
任大臣上箚請寢成命答曰疾病目下之預
慮也情理人子之所不能已豈可以未形之
事廢當然之禮乎竟因諸大臣求對力請始
還寢○九月遷奉健陵于顯隆園西岡 孝
懿王后祔焉時遍審封標竟得吉地於園寢
數里之內咸曰於神理人情允叶及舊陵啓
隧果有水患咸曰天意實非偶然此乃 聖
上誠孝之感也○命嶺南列邑設行別厲祭

以有輪行疾也○命路傍僵屍令賑廳埋瘗
○冬十月有雷異教曰半夜轟爀聲光殆是
夏節所罕災不虛生必有所召況向来祲沴
已是無前變怪旱澇相仍歲又大饑今又告
警如此悚懍之心豈敢自弛自今日減膳五
日上自承弼以至庶僚其各無隱進言以為
匡救之方消弭之策○十二月劃給關西賑
穀四千斛俾補賑資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九

國朝

廿五